

# 数十同胞被骗至缅甸豪赌遭勒索

9月26日,一篇题为《救救被骗到云南的洛阳孩子》的文章出现在网上;10月7日,昆明的李女士反映,她老公被骗到缅甸板瓦赌博,已经被赌场扣押了一个多月,生死未卜;10月8日,记者在云南腾冲县见到刚刚被解救回国的三名被困人员,据称,“仍有很多中国人被困缅甸板瓦”。

目前,相关部门正在积极解救被困人员。

## 诱骗

### 到缅甸打工年薪20万

“几乎都是通过朋友介绍去云南腾冲打工,第二天醒来却到了境外;要么说去境外开矿赚钱;也有老乡介绍到赌场‘洗马’赚钱……而结果一样:被带到赌场‘玩几把’,最后都是负债累累。”

10月9日,腾冲的一家小旅社,夜幕已经降临,来自湖北的张子玉看上去脸色苍白,他们一共6人住在这家旅社,在10月8日凌晨,他和来自河南的杨军光、浙江的梁成刚被腾冲外事办从缅甸板瓦解救出来。“我家在湖北农村,想到外边去打工,又没有什么门路。”张子玉操着一口湖北腔回忆起自己在缅甸的遭遇。他说,今年3月份在广西打工时认识了老乡张某,张某说他的朋友刘某在缅甸开矿,可以去那里打工,“年薪20万,已办好护照,过去的路费也可以报销。”

5月19日,他和张某坐飞机前往云南,并于当日21时到达芒市。一位自称刘某朋友的男子到机场迎接,随后坐了4个小

时的车来到中缅边境滇滩街。接着又上了一辆吉普车,那时已是次日凌晨2时许。“我问护照办好了没有,来接的人说护照不能办,我才明白是偷渡出境。”

到板瓦后,张子玉被安排在当地的华东酒店。“第二天上午10点多,刘某来接我们,把我们带到一家赌场,并拿了一些筹码让我们随便玩玩,到了下午3点多,张子玉所有的筹码都输光了,然而当他想走时,刘某等人却拿来一张欠条,“我一看上面竟欠了100万,老乡张某欠了320万。”同张子玉、张某同样境况的有从河南来的张庆平和他的老乡赵某,还有来自浙江的梁成。

## 虐待

### 要不到钱就不给饭吃

“房子没有窗户,只有几个巴掌大的透气孔,暗无天日;每15分钟打手要点一次名,不答应就要挨打;每天一顿饭;一天要给家里打几十个电话,内容都是要钱……”

欠下10万赌债!张庆平的家人在往赌场指定的账号汇入三万元后,再也无力筹钱。“他们将我关了几天,威胁说再不还钱,就将我打死。我说老家有些生意,必须要我回去打理才能筹钱还。他们问我家里有什么人,来到赌场顶替我做‘人质’,我才可以出去。最后我只得叫我哥哥来。”

接到弟弟张庆平的电话后,7月23日,杨军光就来到缅甸。“当时弟弟说他在缅甸欠了赌债,于是我来顶替他出去。”杨军光以为只是被扣留

为“人质”,但事情却远远不是这么简单。杨军光忆起刚来的前五天的“一辈子也忘不掉。”他在宾馆里呆着,有两人专门看守,不让他随意走动。但到了7月29日晚上,几名男子用胶布将他捆绑进来,用黑袋套住头,从宾馆带走。

杨军光回忆,“他们将我带上一辆车,大概开了半个多小时,等下车揭开头套,我发现到了一排平房。”现在杨军光才知道,被关押的小平房距离所住的宾馆不过三四百米远。

通过杨军光的描述,一个现代版的“监狱”浮现在我们眼前:一共四排小平房,大概有30间,每间只有四五平方米大小。房间里没有窗户,只有三个巴掌大的透气孔,门是铁门,如果不开灯,房间里伸手不见五指。这些房间里有些简易的床,有些则什么都没有。杨军光“幸运”地被关在一间有床的房子里,但没有被子等用品。走廊外就是五六名赌场的人来回巡视,他们“很敬业”地三班倒,每隔十五分钟对房子里的人点名一次。

除了像监狱一样的黑房子,杨军光还亲身体验了曾经在电影里看到的体罚: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被叫起来,脚尖抵着墙,手臂上举,脸贴墙站着,一站就是一天。“虽然房子里很黑,如果偷懒还得小心点,打手们会从外边打着手电巡视,如果发现偷懒,免不了要挨一顿打。”在腾冲的小旅社里,杨军光做了个“标准的动作”。

让杨军光不会忘记的还有小房子供应的饭,“一天只提

供一顿饭,有时候是上午十点多就开饭了,有时候是下午四点多。每次他们会将饭菜从铁门的小窗口里送进来,吃完再将碗递出去,碗很小,菜都是素菜。”而就是这很少的饭菜,有时候也吃不着,“他们逼着我们去家里打电话要钱,如果不到钱,他们还会不给饭吃,让我们饿几天。”身高175厘米左右的杨军光,看起来身体非常单薄,用弟弟张庆平的话来说,“就像一根瘦电杆,当我见到他时,简直认不出来了。”

被殴打可算是家常便饭了。杨军光说:“一般每天早上8点从小黑屋带到大厅,让我给家里打电话,通话手机要按免提,必须按照他们教的话和家里人通话,反正内容都是要钱。”在杨军光的腿上、背上还残留着青紫的伤疤,“最狠的一次是五个人拉着我打,除了头部,他们哪里都打,足足打了半个多小时,直到我躺在地上动弹不得,才让我自己艰难地爬回房子里去。”

张子玉被关押的遭遇似乎比杨军光还要糟糕。“四五平米的房子里,只有一个巴掌大的透气孔,也没有床,水泥地是潮湿的。”张子玉说他有脑血栓,近五个月的时间,他已经瘦了30多斤,在小黑房子里被打得晕死过两次。

## 煎熬

### 最怕听电话里的惨叫声

张庆平描述,“10月8日一大早,刚见到人时,吓我们一大跳,他们的头发到了肩膀,胡子也很长,人瘦得不成样子,浑

身还散发着臭味。”当日见到老婆,张子玉流了泪:“一个大男人流泪有些丢人,但见到老婆的那一瞬间,我没能忍住。”回到旅社后,张子玉等人第一件事就是洗个澡,然后换上新衣服。

让张子玉的妻子最为担心的是长时间没有接到丈夫的电话,“怕接电话,不忍心听到电话里他的惨叫;更害怕没有电话来,毕竟有电话至少说明人还活着。”

7月23日,张庆平对杨军光说了一句“哥,你放心,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”8月9日,张庆平来到腾冲县公安局报警,而张子玉的妻子和梁成的妻子早在5月份就来到腾冲。三人开始联合起来向相关部门反映。

张子玉的妻子说,“今年8月份,跟我们一起反映情况的有个来自山西晋城的老人,他的儿子被关在板瓦。一天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办时,老人的儿子打电话来,在电话里喊‘爸爸,赶紧来救我,我的手指都被他们打断了……’想到我们的亲人也在里面,大家都陪着老人哭,又不敢哭出声来。”

10月8日凌晨,张庆平终于接到外事办打来的电话,称人已经被带回国。

## 求助

### 头被打破丢在老家街上

“我叫刘金兰,是湖南衡阳人。我老公肖文斌被骗到板瓦赌博,后来被关起来,打破头后偷偷送回湖南,丢在衡阳的大街上……”14日上午,记者收到一封求助信。

求助信中,刘金兰提到,在今年6月12日,她和丈夫肖文

斌被一个叫“文轩”的老乡以到云南保山投资开超市为名,骗到缅甸板瓦,并被带到赌场要求签单赌博,一名叫“康鑫”的男子自称是赌场“东方雄赌厅”的副总说:“我帮你赌,不要你俩负任何责任。”随后,“康鑫”拿着签单十万元的筹码去赌博,三天时间就输掉6万元。“康鑫”说:“你们赶紧打电话叫家人汇十万元来,不然打死你们。”夫妻俩随后被赌场保安控制起来。一天趁保安不备,刘金兰从赌场逃出来,并到腾冲县报了案。刘金兰最后一次接到丈夫的电话是在7月14日3时40分,肖文斌在电话里大喊“救命!”并恳求打手杀了他。

时间再倒回到8月5日17时45分,有个登记为廖增金的的人被送到腾冲县人民医院,登记的住址是福建建瓯人,当时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。护送受伤男子到医院的两名年轻男子称是矿上干活时摔破了头。经过检查,廖增金颅内出血、颅骨骨折、脑出血,胸部、双上肢,臀部擦伤,大面积皮肤青紫。10月10日,该院寸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肯定地说,“他明显是被打伤的。”

经过证实,这名叫廖增金的男子实际上是刘金兰的老公肖文斌,刘金兰介绍,丈夫在腾冲县人民医院出院后,被人偷偷送回湖南衡阳老家,丢在大街上。“现在我老公不能说话,也失去记忆。”刘金兰说,肖文斌目前还在衡阳市中心医院,“我希望社会好心人能给我们一些帮助。” 据《生活新报》

# 当事人讲述“六警察打死人”细节

10月14日,一段六警察打死男青年事件中的打架现场监控录像在网上流传,并迅速引发巨大关注,部分网友看过视频后,认为死者在这场斗殴中几次主动动手,袭击对方,也有不对之处。这种声音进而引发了更大争论。

“不管怎么样,也不能把人打死,何况你自己是警察,你该懂法啊!”有网友这样总结。

## 网上舆论的变化

10月12日17时许,一篇题为《昨晚哈尔滨6警察将哈体育学院学生当街殴打致死》的帖子引爆网络。由于打人者的警察身份,更引来网络上一片声讨之声。记者注意到,最初,跟帖者对六名警察的行为多有痛斥之语,而对死者则抱以同情。

13日,电视台对此事进行了报道,播放了警方从糖果酒吧得到的现场监控录像。录像显示,双方先是在酒吧内发生肢体冲突,但灯光过暗,看不清楚。之后在酒吧门口展开斗殴,死者林松岭在酒吧外手持道板(警方称之为道板),砸向从酒吧出来正在打电话的警察齐新,双方都有人拉架,把他们拉开。后来林松岭又上前打向齐新,之后双方开始殴斗。录像最后,林松岭赤裸上身跑开,有人追赶过去,但并没有拍到林松岭死亡的具体情况。

这段录像随即出现在视频网站上,昨天许多论坛的网友都开始围绕该录像展开分析议论。正是这段录像,让网络舆情转向,由几乎一边倒地痛斥警察,转而部分网友认为死者林松岭的一些行为也有激化矛盾的嫌疑。

## 警察忍无可忍?

有网友据录像认为,林松岭数次不依不饶,导致冲突逐步升

级。有网友依据录像做出了分析,“这些警察确实非常克制,到了忍无可忍,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才动手,但热血上涌的时候,还会想更多吗?或许有人说罪不至打死,如果您这么说,那么您就真的很有理智,只有理性没有感性的你还正常么?”

记者注意到,这种看似为打人者说情的声音得到了部分网友的认同。部分网友认为几个警察当时也没穿警服,单纯从场面看更像是男青年一方占据主动,“拿着砖头砸警察后脑,死者也很容易打死别人啊”、“如果对方不是警察,而是平民百姓呢?打不过你们几个,说不定现在死的就是对方。”“警察被打,现在应该算是防卫过当吧?”

这种声音引起了更大的争论,许多网友提出打架归打架,事实是警察打死人。“作为警察,为什么不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,而是要打得比对方更狠?”“绝对不是防卫过当。”“警察是训练有素的人,遇到这种事应该想到报警。为什么不请就近的派出所解决问题呢?”

## 期待完整版录像

有网友怀疑警方公布并讲解的这段录像有被剪辑之嫌。

网友“思闻”发帖质疑,警方公布的视频经过了剪辑编辑。他注意到了视频所提供三个场景的时间记录先后顺序差异:“从时间上看,学生在酒吧内是在7分01秒-7分26秒,在前;警察下车来到门外并与学生争吵是在8分26秒-8分57秒,在后。为什么要把发生在前面的事情的录像剪贴到后面去,并作不可能属实的解释?”“从7分26秒跳到9分58秒,除了至8分57秒是场景二所述的警察到场并发生争吵外,剪掉了之后59秒的监控

录像。为什么要剪掉?这近1分钟时间里发生了什么?”

对此,有网友认为剪辑录像可能不是警方而是电视台,“也许是为了节省新闻节目播出的时间,这样就把无关的,没有人的那些画面给删除了,当然,假如在法庭上,检方、被告、律师等都可以提出要求播放全部的录像画面,而不仅仅是现在播出的这一部分画面。”

网络争议纷繁,期待真相,而林松岭逝去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。

## 【最新进展】

### 当事人披露打架细节

10月11日,哈尔滨一酒吧门口发生斗殴,6名身着便装的警察和4名体育学院刚毕业的警察和4名体育学院刚毕业的警察和4名体育学院刚毕业的警察,导致一名青年死亡。14日,既是死亡案件现场目击者,也是打架事件当事人的3名青年接受了记者采访,首次披露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我扒开正在打松岭的人说别打了,后面就有人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摁住,让我跪下,我下意识地蹲下,他又喊说跪下,我就跪下了,用手抱着头,不知道有几个人照着我的头不停地踢。”

10月的哈尔滨,秋风萧瑟。有的市民,已经把棉服裹在了身上。

5天前,22岁的林松岭光着上身蜷缩在街头,就这样躺了一夜。他的身体那时已经变成尸体,不知道寒冷。

哈尔滨市公安局通报的情况称,10月11日22时许,该市南岗区西大直街84号铁路文化宫旁的糖果酒吧门前发生一起恶性伤害致死案件,造成被害人林松岭当场死亡,六名犯罪嫌疑人均为警察。

林松岭今年22岁,身高

192厘米,是哈尔滨体育学院2004级篮球专业学生,今年夏天刚刚毕业。11日晚上,林松岭等五男二女吃完饭后刚刚赶到糖果酒吧,在门口就与六名警察发生冲突,进而发展成殴斗,最后导致其死亡。

五男二女中,两名女孩事发时呆在较后的地方,一名男子王振超进入酒吧去洗手间,其余四男参与了事件的全过程。包括死者林松岭在内的四名青年,杨森(篮球专业)、车亮(足球专业)和林松岭三人是哈尔滨体育学院今年毕业的学生,潘兴(跆拳道专业)明年毕业。昨日下午,杨森、车亮、潘兴和王振超等人回忆了事发前后的一些细节。

## 冲突从口角开始

11日是车亮生日,当晚7时30分七人一起在一家饭店吃饭庆祝,饭后车亮开车拉着林松岭和另外一名女孩赶到糖果酒吧,其余四人乘出租车随后赶到。车亮等三人站在酒吧门口等另外四人过来的时候,一部银色无牌照的宝来轿车开过来,“速度很快。”车亮和潘兴都表示,宝来车在开往酒吧门前时,右前侧刮到了路肩,随后倒车时又刮了一下,随后有保安指引该车开向酒吧右侧,“速度很快,直接向我冲过来。”车亮说当时他下意识地自言自语说“这是咋开的车啊?”之后车亮身后就过来三个男子(后证实为涉案警察)拍他的肩膀,“开宝来的那个人下来说‘吓着咋的啦?’随后我们双方就产生了口角。”车亮说。

## 酒吧里不让打架就出来打

杨森等人表示,由口角转为殴斗,“谁先动手的手想不起来了,场面非常混乱。”第一次打斗是在酒吧内楼梯缓台

处,“双方谁都没吃亏,也没人占到便宜。”有知情人称,当时在酒吧内的打斗被酒吧工作人员制止,并将双方推到酒吧门外。

车亮表示,从酒吧里出来后他就一直向一个看上去年龄比较大、身穿蓝衣的男子商量说“拉倒吧别打了”。

杨森说,这时候从酒吧里走出一个穿白衣的男子,出来后一直在骂,“我就冲过去打穿白衣服的,但马上我就被几个人推到墙边贴着打。”

在警方提供的现场监控拍下的视频啊,这一环节显示死者林松岭欲冲过去打对方,中间被人拦住。之后又曾上前袭击对方。杨森、车亮、潘兴等人均表示当时现场混乱,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。

最先注意到林松岭的是杨森,“我被他们堵在墙边打,突然看见林松岭的身边围着几个人在打他,我想过去但过不去,我就喊潘兴说你过去看松岭。”

## 不知道对方是警察

潘兴听到杨森喊,随即看到林松岭赤着上身在跑,后面几个人在追他。潘兴回忆,当天林松岭穿着一件黑色的小风衣,里面是白衬衫,“外套是他自己脱掉的,但衬衫怎么没有了我不知道。”

潘兴追出去几十米后,看到林松岭躺在地上,头和肩靠在旁边地铁工程的挡板上,身体是蜷曲着的。“我扒开正在打松岭的人说别打了,后面就有人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摁住,让我跪下,我下意识地蹲下,他又喊说跪下,我就跪下了,用手抱着头,不知道有几个人照着我的头不停地踢。”潘兴说后来自己有点迷糊,抬头看到松岭还在躺着,自己身边已经没人了,“围观的人说赶快打

120,你朋友不行了,我就打了电话。”

车亮也看到林松岭跑,他向林松岭的方向跑时,“迎面过来2个人把我打倒在地,我抱着头侧躺着,这时候打我的人有三个,一个人按着我的腿,两个人踢我的头。”

另外一个位置,杨森也被摁住脑袋跪在地上,脸贴地面。直到警察来,“对方才松手,一个警察一直抓着我。”

潘兴说,120急救车赶到后,医生检查完林松岭后说已经没救了,急救车就走了。“我当时迷糊,反应不过来,还没有意识到松岭已经死了。”潘兴说。

被带到派出所后,车亮给还在现场的女孩打电话,证实林松岭已经死了,“我头昏昏的,他们打人的手法很专业。”

杨森等人均表示,直到后来到了派出所,也不知道对方是警察。他们还表示,参与殴打他们的“绝对不止六个人”。

## 被封酒吧是哈最火夜店

林松岭的父亲林吉利今年50岁,11日当天约22时40分林吉利已经关了手机睡觉,杨森的母亲到他家里找他,把他带到派出所。23时许,林吉利在现场看到了儿子,“光着上身,侧卧,蜷曲着。”

糖果酒吧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繁华的西大直街上,所处物业叫“哈铁文化宫”。酒吧大门上贴着封条,贴封单位是哈铁公安分局,时间是本月12日。据该酒吧人士介绍,糖果酒吧开业两年左右,面积有1000余平米,原为哈尔滨最火爆的两家夜店之一。

14日16时30分,记者就事件相关问题向哈尔滨市公安局表达采访要求,对方称待研究后再答复记者。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